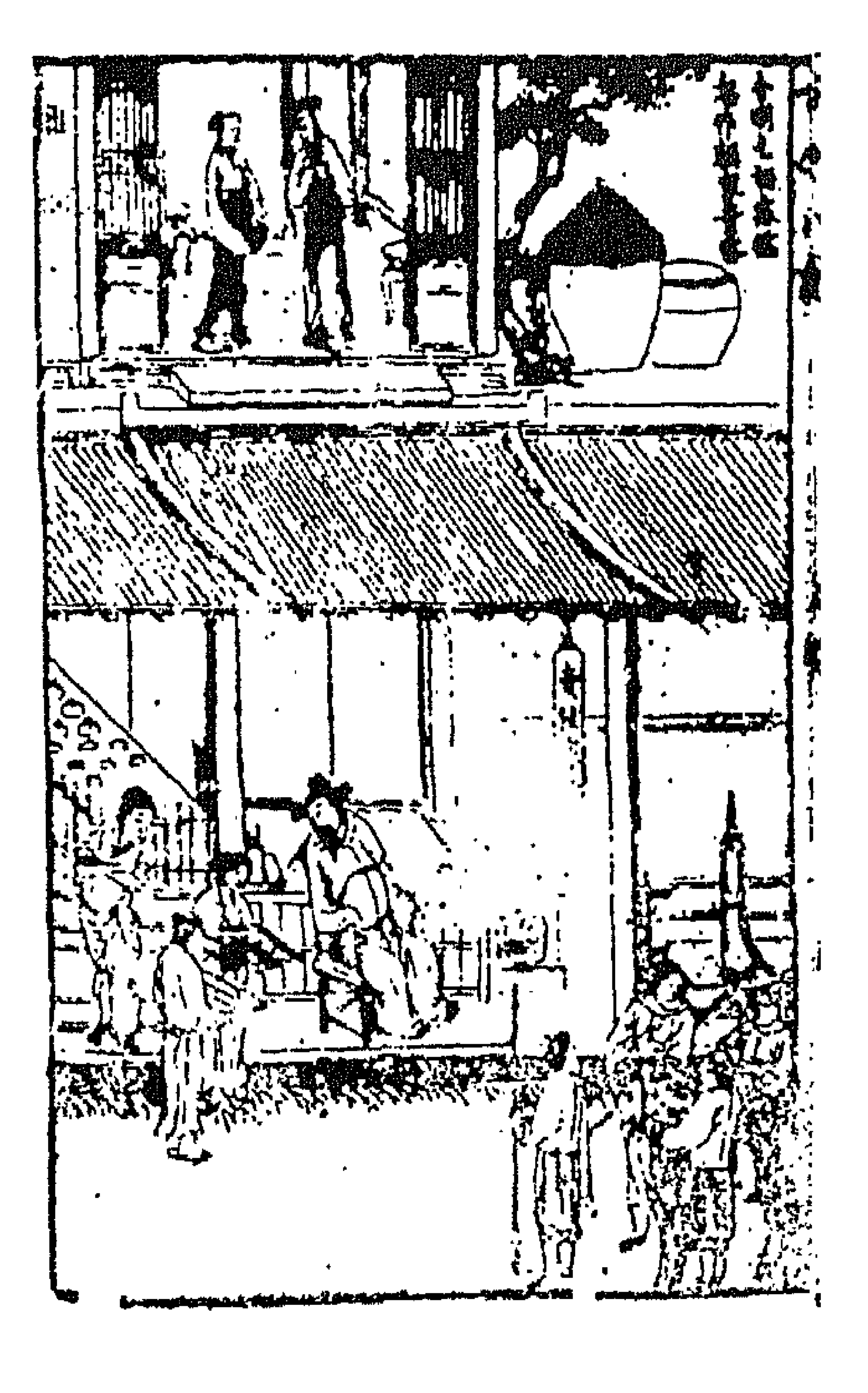
古今小說





第五卷

窮馬周遭際賣䭔媼

前程渺渺本難知　秋月春花各有時
靜聽天公分付去　何須昏夜苦奔馳

話說大唐貞觀改元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賢臣文有十八學士武有十八路總管真個是鵷班濟濟鷺序彬彬凡天下有才有智之人無不舉薦在位盡其抱負所以天下太平萬民安樂就中單表一人姓馬名周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氏父母雙亡一貧如洗年過三旬尚未娶妻單單只剩一身自幼精通書

史廣有學問志氣謀略件件過人只爲孤貧無援沒有人薦拔他分明是一條神龍困于泥淖之中飛騰不得眼見別人才學萬倍不如他的一箇箇出身通顯享用爵祿偏則自家懷才不遇每日鬱鬱自嘆道時也運也命也一生掙得一副好酒量悶來時只是飲酒盡醉方休日常飯食有一頓沒一頓都不計較單少不得杯中之物若自己沒錢買時打聽鄰家有酒便去噇喫却又大模大樣不謹慎酒後又要狂言亂叫發風罵坐這般三番四合被他咶噪的不耐煩沒一箇不厭他背後喚他做窮馬周又喚他是酒鬼

那馬周曉得了也全不在心上正是

未逢龍虎會　一任馬牛呼

且說博州刺史姓達名奚素聞馬周明經有學聘他爲本州助教之職到任之日眾秀才攜酒稱賀不覺喫得大醉次日刺史親到學宮請教馬周兀自中酒爬身不起刺史大怒而去馬周醒後曉得刺史曾到特往州衙謝罪被刺史責備了許多說話馬周口中唯唯只是不能悛改屢遇門生執經問難便留住他同飲支得俸錢都付與酒家兀自不敷依舊在門生家噇酒一日喫醉了兩個門生左右扶住一路歌詠

而回恰好遇着刺史前導喝他廻避馬周那里肯退步睜着雙眼到罵人起來又被刺史當街發作了一場馬周當時酒醉不知次日醒後門生又來勸馬周在刺史處告罪馬周嘆口氣道我只爲孤貧無援欲尋個進身之階所以屈志于人今因酒過屢被刺史責辱何面目又去鞠躬取憐古人不爲五斗米折腰這個助教官兒也不是我終身養老之事便把公服交付門生教他繳還刺史仰天大笑出門而去正是

此去好憑三寸舌　再來不値一文錢

自古道水不激不躍人不激不奮馬周只爲喫酒上

受刺史責辱不過嘆口氣出門到一箇去處遇了一
箇人提携直做到吏部尚書地位此是後話且說如
今到那里去他想着衛州掾府沒甚大遭際則除是
長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個能擧薦的萬相遇識賢
才的貌無知討箇出頭日子方遂平生之願望西迤
邐而行不一日來到新豐原來那新豐城是漢高皇
所築高皇生于豐邑後來起兵誅秦滅項做了大漢
天子尊其父爲太上皇太上皇在長安城中思想故
鄉風景高皇命巧匠照依故豐建造此城遷豐人來
居住凡街市屋宇與豐里制度一般無二把張家鷄

兒李家犬兒縱放在街上那鷄犬也都認得自家門首各自歸家大上皇大喜賜名新豐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長安這新豐總是關內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熱鬧只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馬周來到新豐市上天色已晚只揀箇大大客店踱將進去但見紅塵滾滾車馬紛紛許多商販客人馱着貨物挨三頂五的進店安歇店主王公迎接了慌忙指派房頭堆放行旅衆客人尋行逐隊各據坐頭討漿索酒小二哥搬運不迭忙得似走馬燈一般馬周獨自箇冷清清地坐在一邊並沒半個人供他馬周心中不忿拍案大

叫道主人家你好欺負人偏俺不是客你就不來照顧是何道理王公聽得發作便來收科道客官不須發怒那邊人衆只得先安放他你只一位却容易答應但是用酒用飯只管分付老漢就是馬周道俺一路行來沒有洗脚且討些乾淨熱水用用王公道鍋子不方便要熱水再等一會馬周道既如此先取酒來王公道用多少酒馬周指着對面大座頭上一夥客人問主人家道他們用多少俺也用多少王公道他們五位客人每人用一斗好酒馬周道論起來還不勾俺半醉但俺途中節飲也只用五斗罷有好嗄

飯儘你搬來王公分付小二過了一連煖五斗酒放在桌上擺一隻大磁甌幾碗肉菜之類馬周舉甌獨酌旁若無人約莫喫了三斗有餘討箇洗脚盆來把剩下的酒都傾在裡面躧脫雙靴便伸脚下去洗濯衆客見了無不驚怪王公暗暗稱奇知其非常人也同時岑文本畫得有馬周濯足圖後有烟波釣叟題贊于上贊曰

世人尚口　吾獨尊足　口易興波
足能踐陸　處下不傾　千里可逐
勞重賞薄　無言忍辱　酬之以酒

慰爾僕僕　令爾忘憂　勝吾厭厭
吁嗟賓王　見旭凡你

當夜安歇無話次日王公早起會鈔打發行客登程馬周身無財物想天氣漸熱了便脫下狐裘與王公當酒錢王公見他是個慷慨之士又嫌狐裘價重再四推辭不受馬周索筆題詩壁上詩云

古人感一飯　千金棄如蓰
七箸安足酬　所重在知己
我飲新豐酒　狐裘不用抵
賢哉主人翁　意氣傾閭里

後寫些平人馬周題王公見他寫作俱高心中十分敬重便問馬先生如今何往馬周道欲往長安求名王公道曾有相熟寓所否馬周回道沒有王公道馬先生大才此去必然富貴但長安乃米珠薪桂之地先生資釜既空將何存立老夫有箇外甥女嫁在彼處萬壽街賣䭔趙三郎家老夫寫封書送先生到彼作寓比別家還省事更有白銀一兩權助路資休嫌菲薄馬周感其厚意只得受了王公寫書已畢遞與馬周馬周道他日寸進決不相忘作謝而別行至長安果然是花天錦地比新豐市又不相同馬周逕問

到萬壽街趙賣䭔家將王公書信投遞原來趙家
世賣這粉食為生前年趙三郎已故了他老婆在家
守寡接管店面這就是新豐店中王公的外甥女兒
年紀雖然三十有餘兀自豐艷勝人京師人順口都
喚他做賣䭔媼北方的媼字即如南方的媽字一般
這王媼初時坐店賣䭔神相袁天罡一見大驚嘆道
此媼面如滿月唇若紅蓮聲響神清山根不斷乃大
貴之相他日定為一品夫人如何屈居此地偶在中
郎將常何面前談及此事常何深信袁天罡之語分
付蒼頭只以買䭔為名每日到他店中閒話說發王

媪嫁人欲娶爲妾王媪只是乾笑令不絶口正是

姻緣本是前生定　不是姻緣莫強求

却說王媪隔夜得一異夢夢見一匹白馬自東而來到他店中把粉餌一口喫盡自己翻筋斗逐不覺騰上馬背那馬化爲火龍冲天而去醒來滿身都熱思想此夢非常恰好這一日接得母舅王公之信送箇姓馬的客人到來又馬周身穿白衣王媪心中大疑就留住店中作寓一日三飡殷勤供給那馬周恰似理之當然一般絶無謙遜之意這里王媪也始終不怠叵耐隣里中有一班浮蕩子弟平日見王媪是箇

俏龐孫婦開着店肆倚門粧望不三不四輕薄子的狂言挑撥王媼全不招惹衆人到也道他正氣今番見他留箇遠方單身客在家未免言三語四造出許多議論王媼是箇精細的人早已察聽在耳朶裡便對馬周道賤妾不欲相留奈孀婦之家人言不雅先生前程遠大宜擇高枝棲止以圖上進若埋沒大才于此枉自可惜馬周道小生情愿為人館賓但無路可投耳言之未已只見常中郎家蒼頭又來買飽王媼想着常何是箇武臣必定少不得文士相幇乃向蒼頭問道有箇薄親馬秀才飽學之士在此覓一館

舍未知你老爺用得着否蒼頭答應道甚好原來那時正值天旱太宗皇帝詔五品以上官員都要悉心竭慮直言得失以憑採用論常何官職也該具表正欲訪求飽學之士倩他代筆恰好王媼說起馬秀才分明是饑時飯渴時漿正搔着痒處蒼頭回去禀知常何常何大喜即刻遣人鞴馬來迎馬周別了王媼來到常中郎家裡常何見馬周一表非俗好生欽敬當日置酒相待打掃書館留馬周歇宿次日常何取白金二十兩彩絹十端親送到館中權爲贄禮就將聖旨求言一事與馬周商議馬周索取筆研拂開素

常何不掠人善，亦是好人。

紙手不停揮，草成，便立二十條。常何寔服不已，連夜繕寫齊整，明日早朝進呈御覽。太宗皇帝看罷，事事稱善，便問常何道：「此等見識議論，非卿所及，卿從何處得來？」常何拜伏在地，口稱死罪，道：「便立二十條，臣愚實不能建白，此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太宗皇帝道：「馬周何在？可速宣來見朕。」黃門官奉了聖旨，逕到常中郎家，宣馬周。馬周喫了早酒，正在鼾睡，呼喚不醒。又是一道旨意下來，催促到第三遍，常何自來了，此見太宗皇帝愛才之極也。史官有詩云：

三道徵書絡繹催，
貞觀天子惜賢才。

朝廷愛士皆如此　　安得英雄困草萊

當何親到書舘中教舘童扶起馬周用涼水噴面馬周方纔甦醒開眼見聖上慌忙上馬常何引到金鑾見駕拜舞已畢太宗玉音問道卿何處人氏曾出仕否馬周奏道臣乃茌平縣人曾爲博州助教因不得其志棄官來遊京都今獲睹天顏實出萬幸太宗大喜即日拜爲監察御史欽賜袍笏官帶馬周穿着了謝恩而出仍到常何家拜謝舉薦之德常何重開筵席把酒稱賀至晚酒散常何不敢屈留馬周在書舘住宿欲備轎馬送到令親王媼家去馬周道王媼原非

時運到時便司司中遭

親戚不過借宿其家而已常何大驚問道御史公有宅眷否馬言道衛偎官臣家貧未娶常何道袁天罡先生曾相王媼有一品夫人之貴只怕是令親或有妨礙既然萍水相逢便是天緣御史公若不嫌棄下官當作伐馬周感王媼殷勤亦有此意便道若得先輩玉成深荷大德是晚馬周仍在常家安歇次早馬周又同常何面君那時韃虜突厥反叛太宗皇帝正遣四大總管出兵征勦命馬周獻平虜策馬周在御前口誦如流句句中了聖意改爲給事中之職常何舉賢有功賜絹百疋常何謝恩出朝分付馬上就

引到賣䭔店中、要請王媼相見。王媼還只道常中郎強要娶他、慌忙躲過、那里肯出來、常何坐在店中、叫蒼頭去尋箇老年隣媼、替他傳話、今日常中郎來此、非為別事、專為馬給諫求親、王媼問其情由、方知馬給諫就是馬周、向時白馬化龍之夢、今已驗矣、此乃天付姻緣、不可違也、常何見王媼允從了、便將御賜絹匹、替馬周行聘、賃下一所空宅、教馬周住下、擇箇吉日與王媼成親、百官都來慶賀、正是

分明乞相寒儒　忽作朝家貴客

王媼嫁了馬周、把自己一家一人都搬到馬家來了、

一本作[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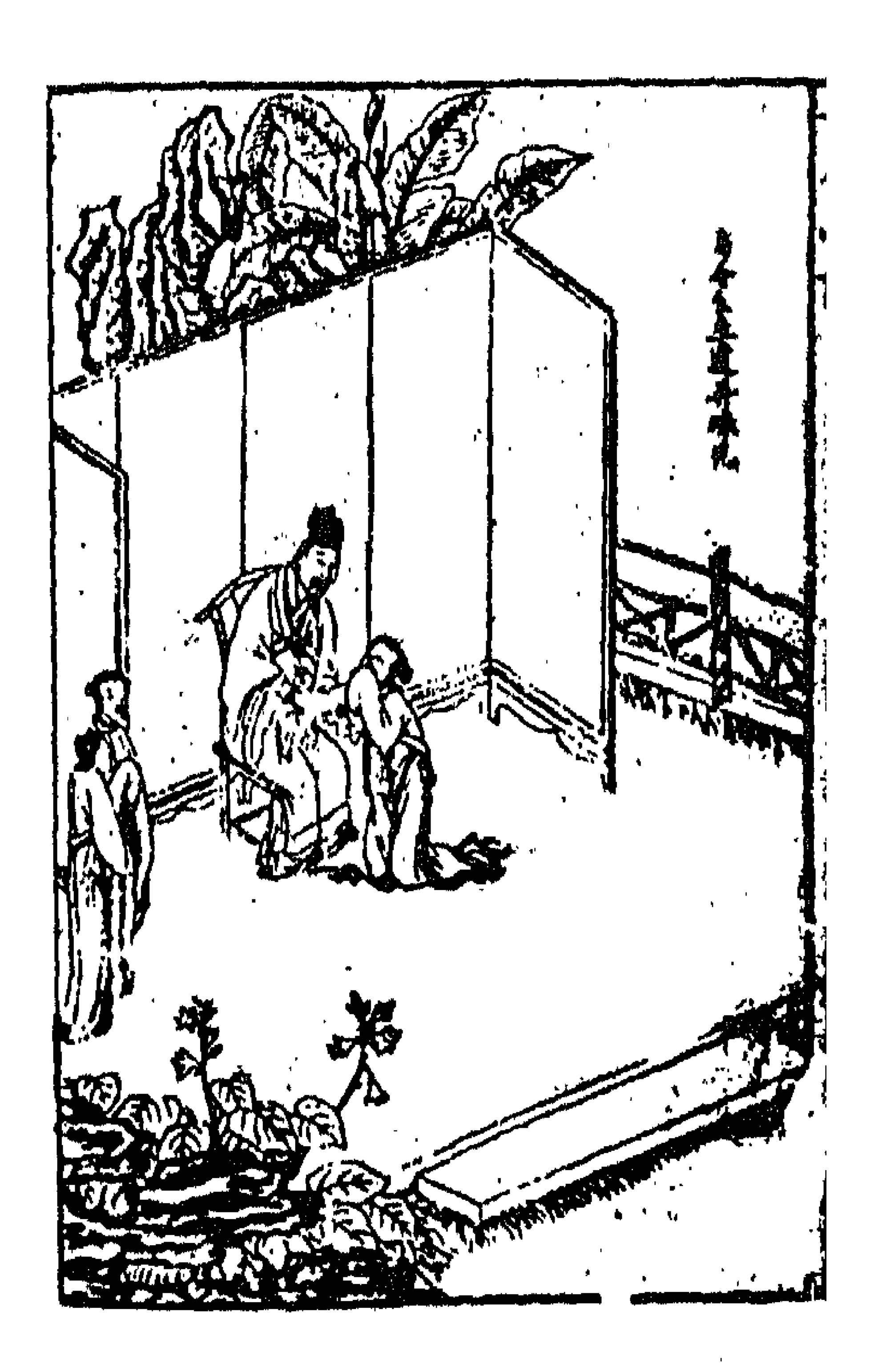
里中無不稱羡。這也不在話下。却說馬周自從遭了太宗皇帝。言無不聽。諫無不從。不上三年。直做到吏部尚書。王媼封做夫人之職。那新豐店主人王公。知馬周發跡榮貴。特到長安望他。就便先看看外甥女。行至萬壽街。已不見了賣䭔店。只道遷居去了。細問鄰舍。纔曉得外甥女已寡。晚嫁的就是馬尚書。王公這場歡喜非通小可。問到尚書府中。與馬周夫婦相見。各叙些舊話。住了月餘。辭別要行。馬周將千金相贈。王公那里肯受。馬周道。壁上詩句猶在。一飯千金豈可忘也。王公方纔收了。作謝而回。遂爲新豐富民

此乃投瓜報玉，施恩得恩也。不在話下。再說莲奚刺史因丁憂，回籍服滿，到京。聞馬周為吏部尚書，自知得罪，心下疑惶，不敢補官。馬周曉得此情，再三請他相見。莲奚拜倒在地，口稱有眼不識泰山，望乞恕罪。馬周慌忙扶起，道：刺史教訓諸生，正宜取端謹之士，嗜酒狂呼，此乃馬周之罪，非賢刺史之過也。即日舉薦莲奚為京兆尹。京師官員見馬周度量寬洪，無不敬服。馬周終身富貴，與王媼偕老。後人有詩嘆云：

一代名臣屬酒人，賣䭔王媼亦奇人。

時人不具波斯眼，枉使明珠混俗塵。





第六卷

葛令公生遣弄珠兒

當時五霸説莊王　不但强梁壓上邦
多少傾城因女色　絶纓一事已無雙

話説春秋時楚國有個莊王姓芊名旅是五霸中一霸那莊王曾大宴羣臣於寢殿美人俱侍偶然風吹燭滅有一人從暗中牽美人之衣美人扯斷了他繫冠的纓索訴與莊王要他查名治罪莊王想道酒後疎狂人人常態我豈爲一女子上坐人罪過使人笑戲輕賢好色豈不可恥於是出令曰今日飲酒甚樂

在坐不絕纓者不懽比及燭至滿座的冠纓都解竟不知調戲美人的是那一個後來晉楚交戰莊王為晉兵所困漸漸危急忽有一將殺入重圍救出莊王莊王得脫問救我者為誰那將俯伏在地道臣乃昔日絕纓之人也蒙吾王隱蔽不加罪責臣今願以死報恩莊王大喜道寡人若聽美人之言幾喪我一員猛將矣後來大敗晉兵諸侯都叛晉歸楚號為一代之霸有詩為證

美人空自絕冠纓　豈為蛾眉失虎臣
莫怪荊襄多霸氣　驪山戲火是何人

世人度量狹窄，心術刻薄，還要搜他人的隱過，顯自已的精明，莫說犯出不是來，他肯輕饒了你。這般人，一生有怨無恩，但有緩急，也沒人與他分憂替力了。像楚莊王恁般寬人小過，成其大業，真乃英雄舉動，古今罕有。說話的，難道真個沒有第二個了。看官，我再說一個與你聽，你道是那一朝人物，却是唐末五代時人。那五代，梁唐晉漢周，是名五代。梁乃朱溫，唐乃李存勗，晉乃石敬塘，漢乃劉知遠，周乃郭威。方纔要說的，正是梁朝中一員虎將，姓葛名周，生來胸襟海闊，志量山高，力敵萬夫，身經百戰。他原是芒碭山

中同朱温起手做事的後來朱温受了唐禪做了大梁皇帝封葛周中書令兼領節度使之職鎮守兖州這兖州與河北逼近河北便是後唐李克用地面所以梁太祖特着親信的大臣鎮守彈壓山東虎視那河北河北人仰他的威名傳出個口號來道是

山東一條葛　無事莫撩撥

從此人都稱爲葛令公手下雄兵十萬戰將如雲自不必說其中單表一人覆姓申徒名泰泗水人氏身長七尺相貌堂堂輪的好刀射的好箭先前未曾遭際只在葛令公帳下做個親軍後來葛令公在龍山

打圍申徒泰射倒一鹿當有三班教師前來爭奪申徒泰隻身獨臂打翻了三班教師手提死鹿到令公面前告罪令公見他膽勇並不計較到有心擡舉他次日教場演武誇他弓馬熟閑補他做個虞候隨身聽用一應軍情大事好生重托他爲自家貧未娶只在府廳耳房內棲止這夥守廳軍壯都稱他做廳頭因此上下人等順口也都換做廳頭正是

蕭何治獄爲秦吏　韓信曾官執戟郎

蠖屈龍騰皆運會　男兒出處又何常

話分兩頭却說葛令公姬妾衆多嫌宅院狹窄教人

相了地形，在東南角城地上，另創個衙門，極其宏麗，限一年內務要完工，每日差廳頭去點閘兩次。時值清明佳節，家家士女踏青，處處遊人玩景。葛令公分付設宴獄雲樓上。這個樓是兗州城中最高之處，葛令公引着一班姬妾登樓玩賞，原來令公姬妾雖多，其中只有一人出色，名曰弄珠兒。那弄珠兒生得如何

目如秋水，眉似遠山，小口櫻桃，細腰楊柳，妖艷不數太真，輕盈勝如飛燕，恍疑仙女臨凡，世西子南威總不如，

美姬失笑時從旁窺情況之妙無如申徒泰者也

葛令公十分寵愛日則侍側夜則專房宅院中稱爲珠娘這一日同在嶽雲樓飲酒作樂那申徒泰在新府點閘了人工到樓前回話令公喚他上樓把金蓮花巨盃賞他三盃美酒申徒泰喫了拜謝令公賞賜起在一邊忽然擡頭見令公身邊立個美妾明眸皓齒光艶照人心中暗想世上怎有恁般好女子莫非天上降下來的神仙麼那申徒泰正當壯年慕色之際况且不曾娶妻平昔間也曾聽得人說令公有個美姬叫做珠娘十分顏色只恨難得見面今番見了這出色的人物料想是他了不覺三魂飄蕩七魄飛

揚一對眼睛光射定在這女子身上眞個是覷之不足看之有餘不隄防葛令公有話問他叫道廳頭這工程幾時可完呀申徒泰申徒泰問你工程幾時可完連連喚了幾聲全不荅應自古道心無二用原來申徒泰一心對着那女子身上出神去了這邊呼喚都不聽得也不知分付的是甚話葛令公看見申徒泰目不轉睛已知其意笑了一笑便教撤了筵席也不叫喚他也不說破他出來却說伏侍的眾軍校看見令公叫呼不應到替他揑兩把汗幸得令公不加嗔責正不知甚麽意思少不得與申徒泰知道申

徒泰聽罷大驚想道我這條性命只在早晚必然難保整整愁了一夜正是

是非只為閒撩撥　煩惱皆因不老成

到次日令公升廳理事申徒泰遠遠跕着頭也不敢擡起巴得散衙這日就無事了一連數日神思恍惚坐臥不安早被令公瞧得他心下憂惶到把幾句好言語安慰他又差他往新府專管催督工程遣他開去申徒泰離了令公左右分明拾了性命一般纔得三分安穩又怕令公在這塲差使內尋他罪過到底有些疑慮十分小心勤謹早夜督工不辭辛苦忽一日

葛令公差虞候許高來替申徒泰回衙申徒泰聞知又是一番驚恐戰戰兢兢的離了新府到衙門內參見稟道承恩相呼喚有何差使葛令公道王上在夾寨失利唐兵分道入寇李存璋引兵侵犯山東境界見有本地告急文書到來我待出師拒敵因帳下無人要你同去申徒泰道恩相鈞旨小人敢不遵依令公分付甲仗庫內取熟銅盔甲一副賞了申徒泰申徒泰拜謝了心中一喜一憂喜的是跟令公出去正好立功憂的怕有小小差遲令公記其前過一并治罪正是

青龍白虎同行　吉凶全然未保

卻說葛令公蔚兵選將，即日興師，眞個是旌旗蔽天，鑼鼓震地，一行來到剡城。唐將李存璋正待攻城，聞得兖州大兵將到，先占住瑯琊山高阜去處，大小下了三個寨。葛周兵到，見失了地形，倒退三十里屯扎，以防衝突。一連四五日挑戰，李存璋牢守寨栅，只不招架。到第七日，葛周大軍拔寨都起，直過李家大寨搦戰。李存璋早做準備，在山前結成方陣，四面迎敵，陣中埋伏着弓箭手，但去衝陣的，都被射回。葛令公親自引兵陣前看了一回，見行列齊整，如山不動，歎

道人傳李存璋柏鄉大戰今觀此陣果大將之才也這個方陣一名九宮八卦陣昔日吳王夫差與晉公會于黃池用此陣以取勝須俟其倦怠陣脚稍亂方可乘之不然實難攻矣當下出令分付嚴陣相持不許妄動看看申牌時分葛令公見軍士們又饑又渴漸漸立脚不定欲待退軍又怕唐兵乘勝追赶躊躇不決忽見申徒泰在旁便問道廳頭你有何高見申徒泰道據泰愚意彼軍雖整然以我軍比度必然一般疲困誠得亡命勇士数人出其不意疾馳赴敵倘得陷入其陣大軍繼之庶可成功耳令公撫其背道

我素知汝雖勇能爲我將此時否申徒泰即便掉刀上馬叫一聲有志氣的決跟我來殺賊帳前並無一人答應申徒泰也不回顧遥望敵軍奔去葛周大驚急領衆將親出陣前接應只見申徒泰一匹馬一把刀馬不停蹄刀不停手馬不停蹄疾如電閃刀不停手快若風輪不帶三七二十一直殺入陣中去了原來對陣唐兵初時看見一人一騎不將他爲意誰知申徒泰拚命而來這把刀神出鬼沒遇着他的就如砍瓜切菜一般往來陣中如入無人之境恰好遇着先鋒沈祥只一合斬于馬下跳下馬來割了首級復

飛身上馬殺出陣來無人攔擋葛周大軍已到申徒泰大呼道唐兵陣亂矣要殺賊的快來說罷將旗撇于葛周馬前番身復殺入對陣去了葛周將令旗一招大軍一齊并力長驅而進唐兵大亂李存璋禁押不住只得鞭馬先走唐兵被梁家殺得七零八落走得快的逃了性命略遲慢些就為沙場之鬼李存璋唐朝名將這一陣殺得大敗虧輸望風而逃麾下器械馬匹不計其數梁家大獲全勝葛令公對申徒泰道今日破敵皆汝一人之功申徒泰叩頭道小人有何本事皆仗令公虎威耳令公大喜一面寫表申

奏朝廷傳令犒賞三軍休息沚三日第四日座師回
兗州去果然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　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却說葛令公回衙衆侍妾羅拜稱賀令公笑道爲將者出師破賊自是本分常事何足爲喜指着弄珠兒對衆妾說道你們衆人只該賀他的喜衆妾道相公今日破敵保全地方朝廷必有恩賞凡侍巾櫛的均受其榮爲何只是珠娘之喜令公道此番出師全虧帳下一人力戰成功無物酬賞他欲將此姬贈與爲妻使他終身有托豈不可喜弄珠兒恃着平日寵愛還

快絕作事一刀兩段何等妙光

不信見真帶笑的說道相公休得取笑令公道我生平不作戲言已曾取庫上六十萬錢替你具辦資粧去了只今晚便在西房獨宿不敢勞你侍酒弄珠兒聽罷大驚不覺淚如雨下跪稟道賤妾自侍巾櫛累年以來未曾得罪今一旦棄之他人賤妾有死而已決難從命令公大笑道痴妮子我非木石豈與你無情但前日嶽雲樓飲宴之時我見此人目不轉睛瞧得他種情與汝此人少年未娶新立大功非汝不足以快其意耳弄珠兒扯住令公衣袂撒嬌撒痴千不肯萬不肯只是不肯從命令公道今日之事也由不

得你做人的妻强似做人的妾此人將求功名不就于我乃汝福分當然我又不曾悞你何須悲怨教衆妾扶起珠娘莫要啼哭衆妾為平時珠娘有専房之寵滿肚子恨他巴不得撵他出去今日聞此消息正中其懐一擁上前拖拖拽拽扶他到西房去着實陪伴他勸解他弄珠兒此時也無可奈何想着令公英雄性子在兒女頭上不十分留戀嘆了口氣只得罷了從此日爲始令公毎夜輪遣兩名姬妾陪珠娘西房宿再不要他相見有詩爲證

昔日専房寵　今朝召見稀

非關情太薄　猶恐動情痴

再說申徒泰自鄭城回後口不言功禀過令公依舊在新府督工去了這日工程報完恰好庫吏也來禀道六十萬錢資粧俱已備下伏乞鈞旨令公道權且寄下待移府後取用一面分付陰陽生擇個吉日闔家遷在新府住居獨留下弄珠兒及丫鬟養娘數十人庫吏奉了鈞帖將六十萬錢資粧都搬來舊府門內擺設得齊齊整整花堆錦簇衆人都疑道令公留這舊府門做外宅故此重新擺設誰知其中就裏這日申徒泰同着一般虞侯正在新府聲喏慶賀令公

獨與申徒泰上前說道：鄭娥之功，久未圖報，訪汝尚未娶妻，小妾頗工顏色，特奉贈爲配，薄有資粧，都在舊府，今日是上吉之日，便可就彼成親，就把這宅院判與你夫妻居住。申徒泰聽得，到嚇得面如土色，不住的磕頭，只道得個不敢二字，那裡還說得出什麼說話。令公又道：大丈夫意氣相許，頭顱可斷，何況一妾，我主張已定，休得推阻。申徒泰兀自謙讓，令公分付衆虞侯替他披紅插花，隨班樂工奏動鼓樂，衆虞候喝道：申徒泰拜謝了令公。申徒泰恰似夢裡一般，拜了幾拜，不由自身做主，衆人擁他出府上馬，樂人

迎導而去，直到舊府。只見舊時一班直殿的軍將預先領了鈞旨，都來參謁。前廳後堂，懸花結綵，丫鬟養娘等引出新人交拜，鼓樂喧天，做起花燭筵席。申徒泰定睛看時，那女子正是獄賓樓中所見，當時只道是天上神仙，霎時出現，因為貪看他顏色，險些兒獲其大禍，喪了性命，誰知今日等閒做了百年眷屬，豈非僥倖？進到內宅，只見器用供帳，件件新，色色備，分明鑽入錦繡窩中，好生過意不去。當晚就在西房安置，夫妻懽喜，自不必說。次日，雙雙兩口兒都到新府拜謝葛令公。令公分付掛了迴避牌，不消相見。剛

纔轉身回去不多時門上報到令公自來了申徒泰慌忙迎著馬頭下跪迎接葛令公下馬扶起直至廳上令公捧出告身一道請申徒泰爲參謀之職原來那時做鎮使的都請得有空頭告身但是軍中合用官員隨他填寫取用然後奏聞朝廷無有不依況且申徒泰已有功績申奏去了朝廷自然優錄的令公教取官帶與申徒泰換了以禮相接自此申徒泰洗落了廳頭二字感謝令公不盡一日與渾家閒話問及令公平日恁般寵愛如何割捨得下弄珠兒叙起嶽雲樓目不轉睛之語令公說你鍾情於我特地割

愛相贈申徒泰聽罷纔曉得令公體恤人情重賢輕色真大丈夫之所爲也這一節傳出軍中都知道了沒一個人不誇揚令公仁德都願替他出力盡死終令公之世人心悅服地方安靜後人有詩贊云

重賢輕色古今稀　反怨爲恩事更奇

但兗州功簿看　黃金臺上有名姬





第七卷

羊角哀捨命全交 一本作羊角哀一死戰荊軻

翻手爲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

昔時齊國有管仲字夷吾鮑叔字宣子兩個自幼時
以貧賤結交後來鮑叔先在齊桓公門下信用顯達
舉薦管仲爲首相位在己上兩人同心輔政始終如
一管仲曾有幾句言語道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
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爲不肖知我不遇時也吾嘗與鮑叔談論鮑叔不

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與鮑叔為賈分利多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所以古今說知心結交必曰管鮑今日說兩箇朋友偶然相見結為兄弟各捨其命留名萬古春秋時楚元王崇儒重道招賢納士天下之人聞其風而歸者不可勝計西羌積石山有一賢士姓左雙名伯桃幼亡父母勉力攻書養成濟世之才學就安民之業年近四旬因中國諸侯互相吞併行仁政者少恃强霸者多未嘗出仕後聞得楚元王慕仁好義遍求賢士乃携書一囊辭別鄉中鄰友逕奔楚國而來迤

運來到淮地界値逢冬天風雨交作有一篇西江月詞單道冬天雨景

習習悲風割面濛濛細雨侵衣催冰釀雪逞寒威不比他時和氣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還微天涯遊子盡思歸路上行人應悔

左伯桃冒雨盪風行了一日衣裳都沾濕了看看天色昏黃走向村間欲覓一宵宿處遠遠望見竹林之中破總透出燈光逕奔那箇去處見矮矮籬笆圍着一間草屋乃推開籬障輕叩柴門中有一人依戶而出左伯桃立在簷下慌忙施禮曰小生西羌人氏姓

左雙名伯桃欲往楚國不期中途遇雨無覓旅邸之處求借一宵來早便行未知尊意肯容否那人聞言慌忙答禮邀入屋內伯桃覩之止有一榻榻上堆積書卷別無他物伯桃已知亦是儒人便欲下拜那人云且未可講禮容取火烘乾衣服却當會話當夜燒竹爲火伯桃烘衣那人炊辦酒食以供伯桃意甚勤厚伯桃乃問姓名其人曰小生姓羊雙名角哀幼亡父母獨居於此平生酷愛讀書農業盡廢今幸遇賢士遠來但恨家寒乏物爲款伏乞恕罪伯桃曰陰雨之中得蒙遮蔽更兼一飲一食感佩何忘當夜二人

抵足而眠共話胸中學問終夕不寐比及天曉淋雨不止角哀留伯桃在家盡其所有相待結爲昆仲伯桃年長角哀五歲角哀拜伯桃爲兄一住三日雨止道乾伯桃曰賢弟有王佐之才抱經綸之志不圖竹帛甘老林泉深爲可惜角哀曰非不欲仕奈未得其便耳伯桃曰今楚王虛心求士賢弟既有此心何不同往角哀曰願從兄長之命遂收拾些小路費糧米棄其茅屋二人同望南方而進行不兩日又值陰雨羈身旅店中盤費罄盡止有行糧一包二人輪換負之冒雨而走其雨未止風又大作變爲一天大雪怎

見得你看

風添雪冷雪趁風威紛紛柳絮狂飄片片鵞毛亂舞團空攪陣不分南北西東遮地漫天變盡青黃赤黑探梅詩客多清趣路上行人欲斷魂

二人行過岐陽道經梁山路問及樵夫皆說從此去百餘里並無人煙盡是荒山曠野狼虎成羣只好休去伯桃與角哀曰賢弟心下如何角哀曰自古道死生有命既然到此只顧前進休生退悔又行了一日夜宿古墓中衣服單薄寒風透骨次日雪越下得緊山中彷彿盈尺伯桃受凍不過曰我思此去百餘里

徑無人家行糧不敷衣單食缺若一人獨往可到楚國二人俱去縱然不凍死亦必餓死於途中與草木同朽何益之有我將身上衣服脫與賢弟穿了賢弟可獨賫此糧於途强掙而去我委的行不動了寧可死於此地待賢弟見了楚王必當重用那時抄來埜我未遲角哀曰焉有此理我二人雖非一父母所生義氣過於骨肉我安忍獨去而求進身耶遂不許扶伯桃而行行不十里伯桃曰風雪越緊如何去得且于道傍尋箇歇處見一株枯桑頗可避雪那桑下止容得一人角哀遂扶伯桃入去坐下伯桃命角哀敲

[illegible]不知此不[illegible]否

石取火爇些枯枝以禦寒氣比及角哀取了柴火到
來只見伯桃脫得赤條條地渾身衣服都做一堆放
着角哀大驚曰吾兄何爲如此伯桃曰吾尋思無計
賢弟勿自悞了速穿此衣服負糧前去我只在此守
死角哀抱持大哭曰吾二人死生同處安可分離伯
桃曰若皆餓死白骨誰埋角哀曰若如此弟情願解
衣與兄穿了兄可負糧去弟寧死於此伯桃曰我平
生多病賢弟少壯比我甚强更兼胸中之學我所不
及若見楚君必登顯宦我死何足道哉弟勿久滯可
宜速往角哀曰今兄餓死桑中弟獨取功名此大不

按史只記載左伯桃死處在陝西西安府郃陽縣梁山則在乾州岐山之界。

義之人也我不爲之伯桃曰我自離積石山至弟家中一見如故知弟胸次不凡以此勸弟求進不幸風雨所阻此吾天命當盡若使弟亦亡於此乃吾之罪也言訖欲跳前溪覓死角哀抱住痛哭將衣擁護再扶至桑中伯桃把衣服推開角哀再欲上前勸解時但見伯桃神色已變四肢厥冷口不能言以手揮令去角哀尋思我若久戀亦凍死矣死後誰葬吾兄乃於雪中再拜伯桃而哭曰不肖弟此去望兄陰力相助但得微名必當厚葬伯桃點頭半答角哀取了衣糧帶泣而去伯桃死於桑中後人有詩贊云

寒來雪三天　人去途千里
長途苦雪寒　何況囊無米
并糧一人生　同行兩人死
兩死誠何益　一生尚有恃
賢哉左伯桃　殞命成人美

角哀挫着寒冷半饑半飽來至楚國於旅邸中歇定次日入城問人曰楚君招賢何由而進人曰宮門外設一賓舘令上大夫裴仲接納天下之士角哀逕投賓舘前來正值上大夫下車角哀乃向前而揖裴仲見角哀衣雖藍縷器宇不凡慌忙答禮問曰賢士何

來見袁曰小生姓角雙名角哀雍州人也聞上國招賢特來歸投裴仲邀入賓館具酒食以進宿於館中次日裴仲到館中探望將胸中疑義盤問角哀試他學問如何角哀百問百答談論如流裴仲大喜入奏元王王即時召見問富國強兵之道角哀首陳十策皆切當世之急務元王大喜設御宴以待之拜爲中大夫賜黃金百兩彩段百疋角哀再拜流涕元王大驚而問曰卿痛哭者何也角哀將左伯桃脫衣并糧之事一一奏知元王聞其言爲之感傷諸大臣皆爲痛惜元王曰卿欲如何角哀曰臣乞告假到彼處安

塟伯桃已畢却回來事大王元王遂贈已死伯桃爲中大夫厚賜塟資仍差人跟隨角哀車騎同去角哀辭了元王逕奔梁山地面尋舊日枯桑之處果見伯桃死屍尚在顏貌如生前一般角哀乃再拜而哭呼左右喚集鄉中父老卜地於浦塘之原前臨大溪後靠高崖左右諸峰環抱風水甚好遂以香湯沐浴伯桃之屍穿戴大夫衣冠置內棺外槨安塟起墳四圍築墻栽樹離墳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儀容立華表柱上建牌額墻側蓋瓦屋令人看守造畢設祭於享堂哭泣甚切鄉老從人無不下淚祭罷各自散去角

哀是夜明燭然燭而坐感歎不已忽然一陣陰風颯
颯燭滅復明角哀視之見一人於燈影中或進或退
隱隱有哭聲角哀叱曰何人也輒敢夤夜而入其人
不言角哀起而視之乃伯桃也角哀大驚問曰兄陰
靈不遠今來見弟必有事故伯桃曰感賢弟記憶初
登仕路奏請葬吾更贈厚爵并棺槨衣衾之美凡事
十全但墳地與荆軻墓相連近此人在世時爲刺秦
王不中被戮高漸離以其屍葬於此處神極威猛每
夜仗劍來罵吾曰汝是凍死餓殺之人安敢建墳居
吾上肩奪吾風水若不遷移他處吾發塚取屍擲之

野外有此危難特告賢弟望改葬於他處以免此禍角哀再欲問之風起忽然不見角哀在享堂中一夢驚覺盡記其事天明再喚鄉老問此處有墳相近否鄉老曰松陰中有荊軻墓墓前有廟角哀曰此人昔刺秦王不中被殺緣何有墳於此鄉老曰高漸離乃此間人知荊軻被害棄屍野外乃盗其屍葬於此地每每顯靈土人建廟於此四時享祭以求福利角哀聞其言遂信夢中之事引從者逕奔荊軻廟指其神而罵曰汝乃燕邦一匹夫受燕太子奉養名姬重寶侭汝受用不思良策以副重托入秦行事喪身誤國

却來此處驚惑鄉民而求祭祀吾兄左伯桃當代名儒仁義廉潔之士汝安敢逼之再如此吾當毁其廟而發其塚求絕汝之根本罵訖却來伯桃墓前祝曰如荆軻今夜再來兄當報我歸至享堂是夜秉燭以待果見伯桃哽咽而來告曰感賢弟如此奈荆軻從人極多皆土人所獻賢弟可束草爲人以彩爲衣手執器械焚於墓前吾得其助使荆軻不能侵害言罷不見角用哀連夜使人束草爲人以彩爲衣各執刀鎗器械建數十於墓側以火焚之祝曰如其無事亦望回報歸至享堂是夜聞風雨之聲如人戰敵角用哀出

尸覩之見伯桃奔走而來言曰弟所焚之人不得其用荆軻又有高漸離相助不久吾屍必出墓矣望賢弟早與遷移他處殯葬免受此禍角哀曰此人安敢如此欺凌吾兄弟當力助以戰之伯桃曰弟陽人也我皆陰鬼陽人雖有勇烈塵世相隔焉能戰陰鬼也雖蒭草之人但能助威不能退此强魂角哀曰兄且去弟來日自有區處次日角哀再到荆軻廟中大罵打毀神像方欲取火焚廟只見鄉老數人再四哀求曰此乃一村香火若觸犯之恐貽禍於百姓須臾之間土人聚集都來求告角哀拘他不過只得罷了回

到享堂修一道表章上爲楚王言昔日伯桃併糧與臣因此得活以遇聖主重蒙厚爵平生足矣容臣後世盡心圖報詞意甚切表付從人然後到伯桃墓側大哭一場與從者曰吾兄被荆軻强魂所逼去往無門吾所不忍欲焚廟掘墳又恐拂土人之意寧死爲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戰此强魂汝等可將吾屍葬於此墓之右生死共處以報吾兄併糧之義回奏楚君萬乞聽納臣言永保山河社稷言訖掣取佩劍自刎而死從者急救不及速具衣棺殯殮埋於伯桃墓側是夜二更風雨大作雷電交加喊殺之聲聞數十里

傳也云荊軻墓在上大夫以[illegible]從伉角哀者設以衛先[illegible]之事自角哀死在[illegible]高漸離之前作者[illegible]荊漢太子用之事而借角哀以[illegible]之耳

清曉視之荊軻墓上震烈如發白骨散於墓前墓邊松栢稍根發起廟中忽然起火燒做白地鄉老大驚都往羊左二墓前焚香展拜從者回楚國將此事上奏元王元王感其義重差官往墓前建廟加封上大夫敕賜廟額曰忠義之祠就立碑以記其事至今香火不斷荊軻之靈自此絕矣土人四時祭祀所禱甚靈有古詩云

古來仁義包天地　只在人心方寸間
二士廟前秋日淨　英魂常伴月光寒

第七卷